

第六十四回

荆棘岭悟能努力

木仙庵三藏谈诗

话表祭赛国王谢了唐三藏师徒获宝擒怪之恩，所赠金玉，分毫不受，却命当驾官照依四位常穿的衣服，各做两套，鞋袜各做两双，绦环各做两条，外备干粮烘炒，倒换了通关文牒，大排銮驾，并文武多官，满城百姓，伏龙寺僧人，大吹大打，送四众出城。约有二十里，先辞了国王。众人又送二十里辞回。伏龙寺僧人送有五六十里不回，有的要同上西天，有的要修行伏侍。行者见都不肯回去，遂弄个手段，把毫毛拔了三四十根，吹口仙气，叫：“变！”都

变作斑斓猛虎，拦住前路，哮吼踊跃。众僧方惧，不敢前进，大圣才引师父策马而去。少时间，去得远了，众僧人放声大哭，都喊：“有恩有义的老爷！我等无缘，不肯度我们也！”

且不说众僧啼哭，

却说师徒四众，走上大路，却才收回毫毛，一直西去。正是时序易迁，又早冬残春至，不暖不寒，正好逍遥行路。忽见一条长岭，岭顶上是路。三藏勒马观看，那岭上荆棘丫叉，薜萝牵绕，虽是有道路的痕迹，左右却都是荆棘棘针。唐僧叫：“徒弟，这路怎生走得？”行者道：“怎么走不得？”又道：

“徒弟啊，路痕在下，荆棘在上，只除是蛇虫伏地而游，方可去了。若你们走，腰也难伸，教我如何乘马？”八戒道：“不打紧，等我使出钯柴手来，

把钉钯分开荆棘，莫说乘马，就抬轿也包你过去。”
三藏道：“你虽有力，长远难熬，却不知有多少远近，怎生费得这许多精神！”行者道：“不须商量，等我去看看。”将身一纵，跳在半空看时，一望无际。真个是——

匝地远天，凝烟带雨。

夹道柔茵乱，漫山翠盖张。

密密搓搓初发叶，攀攀扯扯正芬芳。

遥望不知何所尽，近观一似绿云茫。

蒙蒙茸茸，郁郁苍苍。

风声飘索索，日影映煌煌。

那中间有松有柏还有竹，多梅多柳更多桑。

薜萝缠古树，藤葛绕垂杨。

盘团似架，联络如床。

有处花开真布锦，无端卉发远生香。

为人谁不遭荆棘，那见西方荆棘长！

行者看罢多时，将云头按下道：“师父，这去处远哩！”三藏问：“有多少远？”行者道：“一望无际，似有千里之遥。”三藏大惊道：“怎生是好？”沙僧笑道：“师父莫愁，我们也学烧荒的，放上一把火，烧绝了荆棘过去。”八戒道：“莫乱谈！烧荒的须在十来月，草衰木枯，方好引火。如今正是蕃盛之时，怎么烧得！”行者道：“就是烧得，也怕人子。”三藏道：“这般怎生得度？”八戒笑道：“要得度，还依我。”好呆子，捻个诀，念个咒语，把腰躬一躬，叫：“长！”就长了有二十丈高下的身躯，把钉钯幌一幌，教“变！”就变

了有三十丈长短的钯柄，拽开步，双手使钯，将荆棘左右搂开：“请师父跟我来也！”三藏见了甚喜，即策马紧随。后面沙僧挑着行李，行者也使铁棒拨开。这一日未曾住手，行有百十里，将次天晚，见有一块空阔之处，当路上有一通石碣，上有三个大字，乃“荆棘岭”；下有两行十四个小字，乃“荆棘蓬攀八百里，古来有路少人行”。八戒见了笑道：

“等我老猪与他添上两句：自今八戒能开破，直透西方路尽平！”三藏欣然下马道：“徒弟啊，累了你也！我们就在此住过了今宵，待明日天光再走。”八戒道：“师父莫住，趁此天色晴明，我等有兴，连夜搂开路走他娘！”那长老只得相从。

八戒上前努力，师徒们人不住手，马不停蹄，又行了一日一夜，却又天色晚矣。那前面蓬蓬结结，又闻得风敲竹韵，飒飒松声。却好又有一段空地，

中间乃是一座古庙，庙门之外，有松柏凝青，桃梅斗丽。三藏下马，与三个徒弟同看，只见——

岩前古庙枕寒流，落日荒烟锁废丘。

白鹤丛中深岁月，绿芜台下自春秋。

竹摇青珮疑闻语，鸟弄余音似诉愁。

鸡犬不通人迹少，闲花野蔓绕墙头。

行者看了道：“此地少吉多凶，不宜久坐。”

沙僧道：“师兄差疑了，似这杳无人烟之处，又无个怪兽妖禽，怕他怎的？”说不了，忽见一阵阴风，庙门后，转出一个老者，头戴角巾，身穿淡服，手持拐杖，足踏芒鞋，后跟着一个青脸獠牙、红须赤身鬼使，头顶着一盘面饼，跪下道：“大圣，小神乃荆棘岭土地，知大圣到此，无以接待，特备蒸饼一盘，奉上老师父，各请一餐。此地八百里，更无

人家，聊吃些儿充饥。”八戒欢喜，上前舒手，就欲取饼。不知行者端详已久，喝一声：“且住，这厮不是好人！休得无礼！你是什么土地，来诳老孙！看棍！”那老者见他打来，将身一转，化作一阵阴风，呼的一声，把个长老摄将起去，飘飘荡荡，不知摄去何所。慌得那大圣没跟寻处，八戒、沙僧俱相顾失色，白马亦只自惊吟。三兄弟连马四口，恍恍惚惚，远望高张，并无一毫下落，前后找寻不题。

却说那老者同鬼使，把长老抬到一座烟霞石屋之前，轻轻放下，与他携手相搀道：“圣僧休怕，我等不是歹人，乃荆棘岭十八公是也。因风清月霁之宵，特请你来会友谈诗，消遣情怀故耳。”那长老却才定性，睁眼仔细观看，真个是——

漠漠烟云去所，清清仙境人家。

正好洁身修炼，堪宜种竹栽花。

每见翠岩来鹤，时闻青沼鸣蛙。

更赛天台丹灶，仍期华岳明霞。

说甚耕云钓月，此间隐逸堪夸。

坐久幽怀如海，朦胧月上窗纱。

三藏正自点看，渐觉月明星朗，只听得人语相谈，都道：“十八公请得圣僧来也。”长老抬头观看，乃是三个老者：前一个霜姿丰采，第二个绿鬓婆娑，第三个虚心黛色。各各面貌、衣服俱不相同，都来与三藏作礼。长老还了礼道：“弟子有何德行，敢劳列位仙翁下爱？”十八公笑道：“一向闻知圣僧有道，等待多时，今幸一遇。如果不吝珠玉，宽坐叙怀，足见禅机真派。”三藏躬身道：“敢问仙

翁尊号？”十八公道：“霜姿者号孤直公，绿鬓者号凌空子，虚心者号拂云叟，老拙号曰劲节。”三藏道：“四翁尊寿几何？”孤直公道——

我岁今经千岁古，撑天叶茂四时春。

香枝郁郁龙蛇状，碎影重重霜雪身。

自幼坚刚能耐老，从今正直喜修真。

乌栖凤宿非凡辈，落落森森远俗尘。

凌空子笑道：

吾年千载傲风霜，高干灵枝力自刚。

夜静有声如雨滴，秋晴荫影似云张。

盘根已得长生诀，受命尤宜不老方。

留鹤化龙非俗辈，苍苍爽爽近仙乡。

拂云叟笑道：

岁寒虚度有千秋，老景潇然清更幽。
不杂嚣尘终冷淡，饱经霜雪白风流。
七贤作侣同谈道，六逸为朋共唱酬。
夏玉敲金非琐琐，天然情性与仙游。

劲节十八公笑道：

我亦千年约有余，苍然贞秀自如如。
堪怜雨露生成力，借得乾坤造化机。
万壑风烟惟我盛，四时洒落让吾疏。
盖张翠影留仙客，博弈调琴讲道书。

三藏称谢道：“四位仙翁，俱享高寿，但劲节翁又千岁余矣。高年得道，丰采清奇，得非汉时之四皓乎？”四老道：“承过奖，承过奖！吾等非四

皓，乃深山之四操也。敢问圣僧，妙龄几何？”三藏合掌躬身答曰：

四十年前出母胎，未产之时命已灾。

逃生落水随波滚，幸遇金山脱本骸。

养性看经无懈怠，诚心拜佛敢俄捱？

今蒙皇上差西去，路遇仙翁下爱来。

四老俱称道：“圣僧自出娘胎，即从佛教，果然是从小修行，真中正有道之上僧也。我等幸接台颜，敢求大教，望以禅法指教一二，足慰生平。”

长老闻言，慨然不惧，即对众言曰：

禅者静也，法者度也。

静中之度，非悟不成。

悟者，洗心涤虑，脱俗离尘是也。

夫人身难得，中土难生，正法难遇：

全此三者，幸莫大焉。

至德妙道，沙漠希夷，六根六识，遂可扫除。

菩提者，不死不生，无余无欠，

空色包罗，圣凡俱遣。

访真了元始钳锤，悟实了牟尼手段。

发挥象罔，踏碎涅槃。

必须觉中觉了悟中悟，一点灵光全保护。

放开烈焰照婆娑，法界纵横独显露。

至幽微，更守固，玄关口说谁人度？

我本元修大觉禅，有缘有志方记悟。

四老侧耳受了，无边喜悦，一个个稽首皈依，躬身拜谢道：“圣僧乃禅机之悟本也！”拂云叟道：

“禅虽静，法虽度，须要性定心诚，纵为大觉真仙，
终坐无生之道。我等之玄，又大不同也。”三藏云：

“道乃非常，体用合一，如何不同？”拂云叟笑云：
我等生来坚实，体用比尔不同。

感天地以生身，蒙雨露而滋色。

笑傲风霜，消磨日月。

一叶不凋，千枝节操。

似这话不叩冲虚，你执持梵语。

道也者，本安中国，反来求证西方。

空费了草鞋，不知寻个什么？

石狮子剜了心肝，野狐涎灌彻骨髓。

忘本参禅，妄求佛果，

都似我荆棘岭葛藤谜语，萝藦浑言。

此般君子，怎生接引？

这等规模，如何印授？

必须要检点见前面目，静中自有生涯。

没底竹篮汲水，无根铁树生花。

灵宝峰头牢着脚，归来雅会上龙华。

三藏闻言叩头拜谢，十八公用手搀扶，孤直公将身扯起，凌空子打个哈哈道：“拂云之言，分明漏泄。圣僧请起，不可尽信。我等趁此月明，原不为讲论修持，且自吟哦逍遥，放荡襟怀也。”拂云叟笑指石屋道：“若要吟哦，且入小庵一茶，何如？”长老真个欠身，向石屋前观看，门上有三个大字，乃“木仙庵”。遂此同入，又叙了坐次，忽见那赤身鬼使，捧一盘茯苓膏，将五盏香汤奉上。四老请唐僧先吃，三藏惊疑，不敢便吃。那四老一

齐享用，三藏却才吃了两块，各饮香汤收去。三藏留心偷看，只见那里玲珑光彩，如月下一般——
水自石边流出，香从花里飘来。

满座清虚雅致，全无半点尘埃。

那长老见此仙境。以为得意，情乐怀开，十分欢喜，忍不住念了一句道：“禅心似月迥无尘。”

劲节老笑而即联道：“诗兴如天青更新。”

孤直公道：“好句漫裁抃锦绣。”

凌空子道：“佳文不点唾奇珍。”

拂云叟道：“六朝一洗繁华尽，四始重删雅颂分。”

三藏道：“弟子一时失口，胡谈几字，诚所谓班门弄斧。适闻列仙之言，清新飘逸，真诗翁也。”

劲节老道：“圣僧不必闲叙，出家人全始全终。既有起句，何无结句？望卒成之。”三藏道：“弟子不能，烦十八公结而成篇为妙。”劲节道：“你好心肠！你起的句，如何不肯结果？怪吝珠玑，非道理也。”

三藏只得续后二句云：“半枕松风茶未熟，吟怀潇洒满腔春。”

十八公道：“好个‘吟怀潇洒满腔春’！”孤直公道：“劲节，你深知诗味，所以只管咀嚼，何不再起一篇？”

十八公亦慨然不辞道：“我却是顶针字起：春不荣华冬不枯，云来雾往只如无。”

凌空子道：“我亦体前顶针二句：

无风摇拽婆娑影，有客欣怜福寿图。”

拂云叟亦顶针道：

“图似西山坚节老，清如南国没心夫。”

孤直公亦顶针道：

“夫因侧叶称梁栋，台为横柯作宪乌。”

长老听了，赞叹不已道：“真是阳春白雪，浩气冲霄！弟子不才，敢再起两句。”孤直公道：

“圣僧乃有道之士，大养之人也。不必再相联句，请赐教全篇，庶我等亦好勉强而和。”三藏无已，只得笑吟一律曰：

杖锡西来拜法王，愿求妙典远传扬。

金芝三秀诗坛瑞，宝树千花莲蕊香。

百尺竿头须进步，十方世界立行藏。

修成玉象庄严体，极乐门前是道场。

四老听毕，俱极赞扬。十八公道：“老拙无能，大胆搀越，也勉和一首。”云：

劲节孤高笑木王，灵椿不似我名扬。

山空百丈龙蛇影。泉泌千年琥珀香。

解与乾坤生气概，喜因风雨化行藏。

衰残自愧无仙骨，惟有苓膏结寿场。

孤直公道：“此诗起句豪雄，联句有力，但结句自谦太过矣，堪羨，堪羨！老拙也和一首。”云：

霜姿有声扬宿禽王，四绝堂前大器扬。

露重珠缨蒙翠盖，风轻石齿碎寒香。

长廊夜静吟声细，古殿秋阴淡影藏。

元日迎春曾献寿，老来寄傲在山场。

凌空子笑而言曰：“好诗，好诗！真个是月胁天心，老拙何能为和？但不可空过，也须扯谈几句。”曰：

梁栋之材近帝王，太清宫外有声扬。

晴轩恍若来青气，暗壁寻常度翠香。

壮节凛然千古秀，深根结矣九泉藏。

凌云势盖婆娑影，不在群芳艳丽场。

拂云叟道：“三公之诗，高雅清淡，正是放开锦绣之囊也。我身无力，我腹无才，得三公之教，茅塞顿开，无已，也打油几句，幸勿哂焉。”诗曰：

淇澳园中乐圣王，渭川千亩任分扬。

翠筠不染湘娥泪，班箨堪传汉史香。

霜叶自来颜不改，烟梢从此色何藏？

子猷去世知音少，亘古留名翰墨场。

三藏道：“众仙老之诗，真个是吐凤喷珠，游夏莫赞。厚爱高情，感之极矣。但夜已深沉，三个小徒，不知在何处等我。弟子不能久留，敢此告回寻访，尤无穷之至爱也，望老仙指示归路。”四老笑道：“圣僧勿虑，我等也是千载奇逢，况天光晴爽，虽夜深却月明如昼，再宽坐坐，待天晓自当远送过岭，高徒一定可相会也。”

正话间，只见石屋之外，有两个青衣女童，挑一对绛纱灯笼，后引着一个仙女。那仙女拈着一枝杏花，笑吟吟进门相见。那仙女怎生模样？他生得——

青姿妆翡翠，丹脸赛胭脂。

星眼光还彩，蛾眉秀又齐。

下衬一条五色梅浅红裙子，

上穿一件烟里火比甲轻衣。

弓鞋弯凤嘴，绫袜锦绣泥。

妖娆娇似天台女，不亚当年俏妲姬。

四老欠身问道：“杏仙何来？”那女子对众道了万福道：“知有佳客在此赓酬，特来相访，敢求一见。”十八公指着唐僧道：“佳客在此，何劳求见！”三藏躬身，不敢言语。那女子叫：“快献茶来。”又有两个黄衣女童，捧一个红漆丹盘，盘内有六个细磁茶盃，盃内设几品异果，横担着匙儿，提一把白铁嵌黄铜的茶壶，壶内香茶喷鼻。斟了茶，那女子微露春葱，捧磁盃先奉三藏，次奉四老，最后一盃，自取而陪。

凌空子道：“杏仙为何不坐？”那女子方才去坐。茶毕欠身问道：“仙翁今宵盛乐，佳句请教一二如何？”拂云叟道：“我等皆鄙俚之言，惟圣僧真盛唐之作，甚可嘉羨。”那女子道：“如不吝教，乞赐一观。”四老即以长老前诗后诗并禅法论，宣了一遍。那女子满面春风对众道：“妾身不才，不当献丑。但聆此佳句，似不可虚也，勉强将后诗奉和一律如何？”遂朗吟道：

上盖留名汉武王，周时孔子立坛扬。

董仙爱我成林积，孙楚曾怜寒食香。

雨润红姿娇且嫩，烟蒸翠色显还藏。

自知过熟微酸意，落处年年伴麦场。

四老闻诗，人人称贺，都道：“清雅脱尘，句内包含春意。好个‘雨润红姿娇且嫩’、‘雨润红

姿娇且嫩’！”那女子笑而悄答道：“惶恐，惶恐！适闻圣僧之章，诚然锦心绣口，如不吝珠玉，赐教一阅如何？”唐僧不敢答应。那女子渐有见爱之情，挨挨轧轧，渐近坐边，低声悄语呼道：“佳客莫者，趁此良宵，不耍子待要怎的？人生光景，能有几何？”十八公道：“杏仙尽有仰高之情，圣僧岂可无俯就之意？如不见怜，是不知趣了也。”孤直公道：“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，决不苟且行事。如此样举措，是我等取罪过了。污人名，坏人德，非远达也。果是杏仙有意，可教拂云叟与十八公做媒，我与凌空子保亲，成此姻眷，何不美哉！”

三藏听言，遂变了颜色，跳起来高叫道：“汝等皆是一类邪物，这般诱我！当时只以砥砺之言，谈玄谈道可也，如今怎么以美人局来骗害贫僧！是何道理！”四老见三藏发怒，一个个咬指担惊，再

不复言。那赤身鬼使暴躁如雷道：“这和尚好不识抬举！我这姐姐，那些儿不好？他人材俊雅，玉质娇姿，不必说那女工针指，只这一段诗才，也配得过你。你怎么这等推辞！休错过了！孤直公之言甚当，如果不可苟合，待我再与你主婚。”三藏大惊失色，凭他们怎么胡谈乱讲，只是不从。鬼使又道：“你这和尚，我们好言好语，你不听从，若是我们发起村野之性，还把你摄了去，教你和尚不得做，老婆不得娶，却不枉为人一世也？”那长老心如金石，坚执不从。暗想道：“我徒弟们不知在那里寻我哩！”说一声，止不住眼中堕泪。那女子陪着笑，挨至身边，翠袖中取出一个蜜合绫汗巾儿与他揩泪，道：“佳客勿得烦恼，我与你倚玉偎香，耍子去来。”长老咄的一声吆喝，跳起身来就走，被那些人扯扯拽拽，嚷到天明。

忽听得那里叫声：“师父，师父！你在那方言语也？”原来那孙大圣与八戒沙僧，牵着马，挑着担，一夜不曾住脚，穿荆度棘，东寻西找，却好半云半雾的，过了八百里荆棘岭西下，听得唐僧吆喝，却就喊了一声。那长老挣出门来，叫声：“悟空，我在这里哩，快来救我，快来救我！”那四老与鬼使，那女子与女童，幌一幌都不见了。须臾间，八戒、沙僧俱到边前道：“师父，你怎么得到此也？”三藏扯住行者道：“徒弟啊，多累了你们了！昨日晚间见的那个老者，言说土地送斋一事，是你喝声要打，他就把我抬到此方。他与我携手相搀，走入门，又见三个老者，来此会我，俱道我做圣僧，一个个言谈清雅，极善吟诗。我与他赓和相攀，觉有夜半时候，又见一个美貌女子执灯火，也来这里会我，吟了一首诗，称我做佳客。因见我相貌，欲求

配偶，我方省悟，正不从时，又被他做媒的做媒，保亲的保亲，主婚的主婚，我立誓不肯，正欲挣着要走，与他嚷闹，不期你们到了。一则天明，二来还是怕你，只才还扯扯拽拽，忽然就不见了。”行者道：“你既与他叙话谈诗，就不曾问他个名字？”

三藏道：“我曾问他之号，那老者唤做十八公，号劲节，第二个号孤直公，第三个号凌空子，第四个号拂云叟，那女子，人称他做杏仙。”八戒道：

“此物在于何处？才往那方去了？”三藏道：“去向之方，不知何所，但只谈诗之处，去此不远。”

他三人同师父看处，只见一座石崖，崖上有“木仙庵”三字。三藏道：“此间正是。”行者仔细观之，却原来是一株大桧树，一株老柏，一株老松，一株老竹，竹后有一株丹枫。再看崖那边，还有一株老杏，二株腊梅，二株丹桂。行者笑道：

“你可曾看见妖怪？”八戒道：“不曾。”行者道：“你不知，就是这几株树木在此成精也。”八戒道：“哥哥怎得知成精者是树？”行者道：“十八公乃松树，孤直公乃柏树，凌空子乃桧树，拂云叟乃竹竿，赤身鬼乃枫树，杏仙即杏树，女童即丹桂、腊梅也。”八戒闻言，不论好歹，一顿钉钯，三五长嘴，连拱带筑，把两颗腊梅、丹桂、老杏、枫杨俱挥倒在地，果然那根下俱鲜血淋漓。三藏近前扯住道：“悟能，不可伤了他！他虽成了气候，却不曾伤我，我等找路去罢。”行者道：“师父不可惜他，恐日后成了大怪，害人不浅也。”那呆子索性一顿钯，将松柏桧竹一齐皆筑倒，却才请师父上马，顺大路一齐西行。毕竟不知前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(作者 吴承恩 绘图 陈惠冠)